

文心雕龙

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如何体现?

◎白麟

“文学作品的生命力”，这是个终极话题。一部作品且不说千古流传，能抵御时光的漫漶和人心的考验，独领风骚三五百年就已经是奇迹了，更别说当下鱼龙混杂的网络时代，各领风骚三五年已是奢望。试想《诗经》以降，三千年中国文学有多少“一时风流”早被雨打风吹去，残酷到史册上连个名儿都不曾留下！据说乾隆皇帝一生写下四万首诗，当时定也少不得举国传诵，但终归一时的洛阳纸贵，如今哪怕让人想起一首甚或记住一句也好哇。惜岁月无情，不起浪淘沙……足见生命力才是赋予文学作品生杀大权的致命武器！

如何体现文学作品的生命力，结合自己在创作和阅读方面的浅尝辄止，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关键词：情感、悲悯、语言——

真挚的情感尤为为重要。很欣赏铁凝的一句话：“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。”人生不易，阅读文字或落笔成文，都是在寻求心灵的慰藉、诗意的栖居，打动人的首先是深情实感，文字里渗透的情感，在广博的阅读中往往上升到人的共性，无论大情小爱，触动人心才是要害。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在杜甫那里绝不是夸张，是战乱流离最真切的感觉。所以说，哪怕文词简朴，只要情感真挚一样是值得珍惜的情感——有了情，就有了心跳、有了脉动，大家自然会感同身受。

悲悯的情怀必不可少。一个作家若不能体察黎民百姓之苦，怜惜草木虫鱼之命，对万事万物没有悲悯情怀，何以为作家？那些活在尘埃里的普

通群体或个体，生存的状态、坎坷的命运、活着的坚韧……都应该受到关注。所谓大我、小我，站在大众的视角都可以书写，但要把根性的东西倾注其中，文学的力量才会彰显，作品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延续。从《诗经·国风》里的板荡正气，到屈原《离骚》的忧国忧民，再延伸到唐诗宋词元曲里众多的写实主义，这才是中国文学最值得保存的“风骚”火种，它的现实意义更应该烛照我们。大众之所以对文学经典、名言金句耳熟能详，其内核就是《红灯记》里李铁梅唱：“都有一颗红太阳的心！”

要想创作一部留存于世的佳作实属不易，写作技巧固然重要，但至关重要是文学的语言。古人讲“言为心声”。于坚曾说过“诗到语言为止”，虽然极端了些，却也道出了写

作的绝大部分真谛；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”，才让陈忠实找到了大写作的秘诀。普通人喜欢文采斐然的文字，但朴素却含有真知灼见直至震撼灵魂的语言更能直抵人心——这就是文学的语言，细节、个性、诗化……与星空、与大地，水乳交融。当然，并不是一味排斥探索性、实验性的写作，毕竟文学强悍的生命力，需要热爱它的读者世代传承！

“努力推出有思想、有温度、有品质的作品”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。我想，这也同样是文学创作的寄望，更是文学的高标和大道！

文坛漫评

冯肖华先生文学精神

◎孙新峰

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学科倡导者、引领者、实践者，陕西地域文学研究先驱、陕西文学研究所开创者、著名文艺评论家冯肖华先生不幸于5月5日在宝鸡病逝。作为冯肖华先生的学生、陕西文学研究所现任所长，我万分悲痛，不愿意相信他已离去！冯肖华先生留给我的精神遗产很多。他身上有着陕西学人共通的宝贵的文学精神。

先生文学精神主要在于：第一，具有超拔的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学科建构意识和持之以恒的“钉钉子”精神。先生毕生身体力行，像钉钉子一样，瞄准时代前沿、瞄准陕西文学现场，心无旁骛，埋头钻研，扎实奉献，一生只做“陕西地域文学研究”一件事，全力创建和打造陕西地域文学批评特色学科，辗转于宝鸡和西安，初心不改。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陕西文学研究事业。陕西文学研究成就了先生，也耗尽了先生一生的心力。先生真正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的重要讲话精神。其执着的意志、雄厚的业绩，奠定了其在陕西地域文学批评领域不容忽视的学术地位。

第二，冯肖华先生善于把握时代脉搏，学术思想敏锐，视野宏阔，思维通脱，古今打通，中西融合，终于从陕西走向了全国。先生从陕西文学研究出发，又不局限于陕西文学。融通古今中外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道路。我有个发现，无论是先生首创的陕西文学研究所图书馆，还是他个人的书柜，里面关于陕西文学方面的书籍不是很多，大多是哲学、心理学、文化学、民俗学之类的甚至与陕西文学毫不搭边的“闲书”。先生从这些“闲书”里汲取了营养、打通了思路，来滋养和伸展自己的专长。这样，写论文思路开阔，做研究有了高度和深度，最终才由陕西走向了全国。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阎安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：你如果真是星星，哪怕坐在井底下，也

是坐在天空上。冯肖华先生用生命践行了这句话。冯肖华先生虽身处西北，但是他不坠青云之志，用丰沛扎实的成就，扩大了陕西文学的影响力，提升了陕西文学的美誉度。

在此，我想强调，除了陕西地域文学研究之外，先生也是陕西最早进行中国文艺批评家研究的学者之一。先生第一本专著《当代批评家评介》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作了梳理和部分总结，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积累了资料，给许多青年心里埋下了文学批评的种子；其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即1994年，他的《柳青人格论》专著采用人格批评和心理批评方法，对陕西著名作家、陕西文学教父柳青其人其作进行了深入分析，与畅广元、李继凯、阎庆生等陕西师范大学、西北大学等学者遥相呼应，努力致力于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中国化，着力构建有地方特色、民族特色、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体系。成为学校当时最早晋升的、屈指可数的副教授。进入新世纪，先生主要围绕现实主义文学，用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方法，集中展开对路遥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当代中国经典作家的系统研究，梳理出了陈忠实视角、路遥文学热、贾平凹现象、红柯笔墨等文学现象，并进入真正的学术井喷期。印象中先生曾因故中断文学研究，专心教书。重新回归文学批评现场后，先生仅用短短两年时间，就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，顺利晋升教授，先后出版了《20世纪陕西地域文学审美形态》《20世纪中国文学主潮的诗学价值》等一批高水平专著。论文先后被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争鸣》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等发表，并多篇被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《人大复印资料》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全文复印、转载。申请到国家、省社科规划项目20余项。

晚年，冯肖华先生仍然笔耕不辍，科研不歇，继续到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等校发挥余热。返回柳青文学研究，同时扩展到了高建群等作家研究。其专著《柳青

文学思想与文学陕军创作论》获得陕西省人民政府社科成果三等奖。作为国、省精品工程项目——《柳青》电影文学顾问之一，为宣传中国文学时代榜样柳青先生不遗余力。

第三，冯肖华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或者说主要理论武器是：上世纪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“文学主体论”和“人本主义”“人道主义”等文学启蒙思想。其专著《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》等可证明。记得大约在2002年，先生重返文学批评现场，第一篇被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转载的论文就是《深邃的人道主义思想家——对本真鲁迅的再认识》。先生坚持认为人就是人，不要把人抽象化。文学是为人的。所以，先生坚持的现实主义、人道主义文学批评观，也都是积极地、建设性的、建构性的。先生的批评大多从文本出发，与人为善，没有所谓的酷批酷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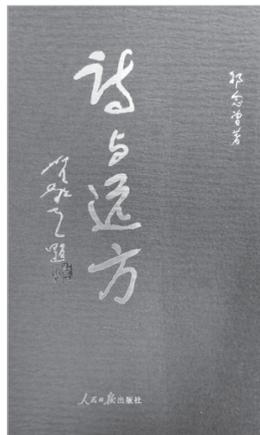
最后，先生的人格魅力主要在于奖掖后学，甘为人梯，为陕西培养和缔造了一支青年评论新军。冯肖华教授是我上大学时期的当代文学课程授课恩师，主讲“柳青文学研究”，是我校首任陕西文学研究所所长，更是我和我们学校一大批青年教师自觉投身陕西文学研究的感召者、启蒙者之一。冯肖华先生指导青年教师，是耳提面命、手把手地真真正正地掏心窝子指导。现在活跃在陕西评论界的青年批评家，有将近三分之二出自于陕西文学研究所专职或者兼职研究员。近两年，我校有两人入选陕西省“六个一批”人才，都是以文艺评论成就入选的。还应该提及的是，先生教子有方，一儿一女分别是国内外名校博士。先生研究生在读期间，不仅拿到了国家奖学金，而且考取了陕西省委统战部公务员。无论是家风传承，抑或是陕西文学批评事业，均后继有人，足以告慰冯肖华先生了！

（作者系陕西商洛人，教授，陕西省“六个一批”人才）

这世界还有诗与远方

——评祁念曾诗集《诗与远方》

◎周思明



一诗有着精神同构关系的《南湖红船》，激情四射地唱道：“顶着时代的风风雨雨，何惧阴云密布雷鸣闪电，嘉兴南湖的水面上，开来一只小小的红船。只有十三个英雄的舵手，开辟一条崭新的航线……披荆斩棘九万里，乘风破浪一百年，新时代阳光普照，中华儿女奋勇向前，英雄红船勇立潮头，喜迎全球红霞满天……”同样都是豪情激荡、热情奔放。读之，会使我们受到感染，顿觉心胸开阔起来，并引发许多人生的联想和人生意义的思索。

检视当代诗坛，不能说没有好诗出现，但那些以娱乐为诉求甚至让人读不懂的自我封闭式书写主张，是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。它们忽略了人的生存意义的书写，写作者的灵魂深处是麻木的。诗歌，应具有小我与大我糅合的崇高。诗人，不可把目光仅仅投射于自我内心狭隘格局上，要打开眼界，关注到更为广袤的土地，让自我忧愁与民族苦难相结合，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主调，杂糅现代主义、象征主义等多元艺术方法，创作出深沉、激越、奔放的现代新诗来。诗歌写作，其实也包括整个文学写作，说到底，是一种灵魂的书写。古今中外优秀诗歌的价值魅力告诉我们，无论写什么、如何写，都是特定时代、特定民族、特定人群共通的社会心理、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的体现，都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。祁念曾的《延安，我把你追寻》，让我想起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。二者一前一后，前后呼应，形成了一个精神的赓续与传承，都是对延安和延安精神的致敬和礼赞。诗集《诗与远方》的写作启示我们，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是诗人把诗写好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只有灵魂与诗作产生共情，好诗才有望莅临。诗歌写作，不应该只满足于孤芳自赏，而应该为人们带去精神的鼓舞、行动的力量，成为团结人们、鼓舞人们、帮助人们、支持人们的强大正能量。

（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委员，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

祁念曾诗集《诗与远方》出版

本报讯 红色七月，诗歌飞扬。宝鸡籍著名诗人祁念曾的最新诗集《诗与远方》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延安鲁艺时期的人民诗人贺敬之先生题写书名。这也是老党员诗人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薄礼。

祁念曾早年从宝鸡考入北大中文系，现任《秦风》杂志社社长、深圳经典文化研究院院长、中国作协会员，出版有《延安，我把你追寻》《红

烛之歌》等诗文集和《苏轼凤翔诗文赏析》等学术著作，代表作《延安，我把你追寻》入选全国统编语文教材，被誉为“时代的歌者”。这部诗集是他几十年创作的朗诵诗精选本，分为“星火燎原”“追寻延安”“乘风破浪”“山高水长”“潮涌东方”“祖国心语”等6辑，收录80多首，堪称红色诗书。据悉，该书研讨会日前已在深圳举办。

本报记者 周勇军